

清平山堂話本

風月瑞仙亭

入話

夜靜瑤臺月正圓

清風浙瀝滿林巒

朱弦慢促相思調

不是知音不與彈

漢武帝元狩二年四川成都府一秀士司馬長卿雙名為相如
自父母双亡孤身無倚蘊蘊自守貫串百家精通經史雖然遊
藝江湖其實志在功名出門之時過城北七里許曰昇仙橋相
如大書於橋柱上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所以北抵
京洛東至齊楚遂於梁孝王之門與鄒陽枚臯輩為友不期梁
王薨相如謝病歸成都市上臨邛縣有縣令王吉每每使人相
招一日到彼相會盤桓旬日談間言及本處卓主孫巨富有亭

臺池館華美可翫縣令看人去說文他接待卓王孫賞才巨萬
僅僕數百門閨奢侈園中有花亭一所名曰瑞仙四面芳菲錦
綉爛熳真可遊覽休息京洛名園皆不能過此所以遊宦公子
江湖士夫無不相訪這卓負外喪偶不娶慕道脩真止有一女
小字文君及笄未聘聰慧過人姿態出衆詩詞歌賦琴棋書畫
描龍刺鳳女工針指飲饌酒漿無所不通負外一應家中事務
皆與文君計較其日早辰聞說縣令友人司馬長卿乃文章巨
儒知負外宅上園池佳勝特來遊翫卓負外慌忙迎接至後花
園中瑞仙亭上相如奉目看那園中景致但見

徑鋪瑪瑙欄刻杏檀聚山塢風光為園林景物山疊岷岷恠

石櫟栽西洛名花梅開庾嶺水姿竹染湘江愁淚春風蕩漾上
林李白桃紅秋日淒涼夾道橙黃橘綠池沼內魚躍錦鱗花木
上禽飛翡翠

卓負外動問姓名相如荅曰司馬長卿因與王縣令故舊特來相
探留連旬日聞知名園勝景故來拜訪卓負外道先生去縣中安
下不便敢邀車馬干弊舍何如相如遂令人喚琴童攜行李來瑞
仙亭安下倏忽半月且說卓文君去綉房中每每存想我父親營
運家業富之有余歲月因循壽年已過奈何奈何况我才貌過人
性頗聰慧選擇良姻實難其人也此等心事非明月殘灯安能知
之雖有侍妾妾性狂愚語言妄出因此上抑鬱之懷無所傾訴昨

听春兒說有秀士司馬長卿來望父親留他在瑞仙亭安下乃于東墻瑣窓內窺視良久見其人俊雅風流日後必然大貴但不知有妻無妻我若得如此之丈夫平生愿足爭奈此人簞瓢囊空后待媒証求親俺父親決然不肯倘若挫過此人再後難得過了兩日女使春兒見小姐双眉愁蹙必有所思乃對小姐曰今夜三月十五日月色光明請小姐花園中散悶則箇小姐口中不說心下思量自見了那秀才日夜癡寢忘食放心不下我今主意已定雖然有虧婦道是我一世前程收拾些金珠首飾在此小姐分付春兒打点春盛食疊灯笼我今夜與你賞月散悶春兒打点完備挑着隨小姐行來話中且說相如自思道文君小姐貌美聰慧甚知

音律今夜月明下交琴童焚香一炷小生彈曲瑤琴以挑之文
君正行數步只听得琴声清亮移步將近瑞仙亭轉過花陰下
听得所彈琴音曰

鳳兮鳳兮思故鄉遨遊四海兮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
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我傍何緣交
頸為鴛鴦胡顏願乎共翱翔

鳳兮鳳兮從我栖得托華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
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小姐听罷對侍女曰秀才有心妾亦有心今夜既到這里可去
與秀才相見遂乃行到亭邊相如月下見了文君連忙起身迎

接道小生聞小姐之名久矣自愧緣慳分淺不能一見恨無磨
勒盜紅綃之方每起韓壽偷香竊玉之意今晚既蒙光臨小生
不及遠接恕罪恕罪文君歛衽向前道先生在此失于恭敬抑
且寂寞因此特來相見相如曰不勞小姐掛意小生有琴一張
自能消遣文君曰妾早知先生如此迂闊不來今先生視妾有
私奔之心故乃輕言琴中之意妾已備知相如跪而告曰小生
得見花顏死也甘心文君曰請起妾一夜到此與先生同賞月
飲三盃春兒排酒果于瑞仙亭上文君相如對飲相如細視文
君果然生得

眉如翠羽肌如白雪振綉衣被桂棠機不短纖不長毛嬙鄠

杖不足程式西施面比之無色臨溪雙洛浦對月兩嫦娥

酒行數巡文君令春兒收拾前去我便回來相如曰小姐不嫌
寒儒鄙陋歆就枕席之歡文君笑曰妾慕先生才德歆奉箕帚
唯恐先生久後忘恩相如曰小生怎敢忘小姐之恩文君許成
夫婦二人倒鳳顛鸞頃刻雲收雨散文君曰只恐明日父親知
道不經于官必致凌辱如今收拾些少金珠在此不如今夜與
先生且離此間別處居住倘後父親想念搬回一家完聚也未
可知相如與文君同下瑞仙亭出後園而走却似鰲魚脫却金
鈎去擺尾搖頭更不回且說春兒至天明不見小姐在房亭子
上又尋不見報與老員外得知尋到瑞仙亭上和相如都不見

貧外道相如是文學之士為此禽獸之行小賤人你也自幼讀書豈不聞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則止事無擅為行無獨處所以正婦道也梁聞父命私奔苟合你到他家如何見人欲要訟之于官爭奈家醜不可外揚故爾中止且看他有何面目相見親戚乎從此隱而不出正所謂

含羞無語自沉吟 咫尺相思萬里心

抱布貿絲君亦誤 知音盡付七絃琴

却說相如與文君到家相自思囊篋罄然難以度日正是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想我渾家乃富貴之女豈知如此寂寞所喜者畧無愠色頗為賢達他料想司馬長卿必有昇達時分正

愁悶間文君至曰我離家一年你家業凌替可將我首飾釵釧
賣了修造房屋我見丈夫鬱鬱不樂怕我有懊悔我既委身于
你樂則同樂憂則同憂主同余死同穴相如曰深感小姐之恩
但小生殊無生意俗語道家有千金不如日進分文良田萬頃
不如薄藝隨身我欲開一箇酒肆如何文君曰既如此說賤妾
當鑪未及半年忽一日正在門前賣酒只見天使捧詔道朝廷
觀先生所作子虛賦文章浩爛超越古人官里嘆賞飄飄然有
凌雲之志氣恨不得與此人同時有楊得意奏言此賦是臣之
同里司馬長卿所作見在成都閑居天子大喜持差小官來徵
走馬臨朝不許遲延先生收拾行裝即時同行正是一封丹鳳

詔方表丈夫才當夜相如與文君言曰朝廷今日徵召名乃是友人楊得意舉薦如今天使在駟馬寺起程文君曰日後富貴則怕忘了瑞仙亭上與日前布衣時節相如曰小生那時雖見小姐容德奈深堂內院相見如登天之難若非小姐垂怜看顧怎能匹配小生怎敢忘恩負義文君曰如今世情至薄有等頭德守禮有等背義忘恩者相如曰長卿決不為此文君曰秀才每也有兩般有君子儒不論貧富志行不私有那小人儒貧時又一般富時就忘了貧時長卿曰人非草木禽獸小姐放心文君又囑非妾心多只怕你得志忘了我夫妻二人不忍相別文君囑曰此時已遂題橋志莫負當爐滌器人且不說相如同天

使登程却說卓王孫听得揚得意舉薦司馬長卿蒙朝廷徵召
去了自言我女兒有先見之明為見此人才貌雙全必然顯達
所以成了親事老夫想起來男昏女嫁人之大倫我女婿做官
我先帶侍女春兒同往成都去望乃是父子之情無人笑我若
是他得了官時去看他笑人道我趙時捧勢次日帶同春兒逕到
成都府尋見卓文君文君見了父親拜道孩兒有不孝之罪望
爹爹饒恕冒外道我兒你想殺我今日送春兒來伏侍你孩兒
你在此寂寞比在家享用不同你不念我年老無人文君曰爹
爹根前不敢隱諱孩兒見他文章絕代才貌双全必有榮華之
日因此上嫁了他卓員外云如今且喜朝廷徵召正稱孩兒之

心卓負外住下待司馬長卿音信正是

眼望旌節旗

耳听好消息

且說司馬長卿同天使至京師朝見獻上林賦一篇天子大喜
即拜為著作郎待詔金馬門近有巴蜀開通南夷諸道用軍兵
法轉漕饒元警擾夷民官里聞知大怒召長卿議論此事令作
諭巴蜀之檄官里道此一事欲待差官非卿不可乃拜長卿為
中郎持節擁節劍金牌先斬後奏卿若到彼安撫百姓歸
回程別加任用長卿自思正是衣錦還鄉已遂平生之愿乃辭
恩辭天子出朝遶車前馬後隨從者甚多一日巡邏到彼安撫
諭巴蜀已平夷清靜不過半月百姓安寧衣錦還鄉正是

原缺

藍橋記

入話

洛陽三月裏

回首渡襄川

忽遇神仙侶

翩翩入洞天

裴航

第遊于鄂渚買舟歸襄漢同舟有樊夫人者國

色也

聞其言語而無計一面因賂侍婢裊烟而求達

詩章曰

同舟胡越猶懷思

况遇天妃隔錦屏

倘若王京朝會去

願隨鸞鶴入青冥

詩名

客航數詰問裊烟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

無計因自求美醞珍果獻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相識

及帷但見月眉雲鬢王瑩花明舉止即烟霞外人航拜
揖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無諧謔爲意然亦與郎君
有小姻緣他日必得爲姻懿後使裊烟持詩一章答
航曰

一飲瓊漿百感生

玄霜搗盡見雲英

藍橋便是神仙宅

何必崎嶇上玉京

航覽詩畢不曉其意後便不復見航遂飾裝歸輦下道
經藍橋驛偶渴甚遂下馬來求漿而飲見一茅舍低而隘
有老嫗緝綴麻宇航揖之求漿嫗呼曰雲英擎一甌漿
來郎君要飲航訝之因憶夫人雲英之句俄於葦箔之
中出雙玉手授甌航接飲之真玉液也覺異香透于

戶外因還甌遽揭箔觀一女子華容艷質芳麗無比嬌羞掩面蔽身航凝視不知移步因謂嫗曰某願畧憇於此嫗曰取郎君自便航謂嫗曰小娘子艷麗驚人願納厚禮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未就耳我今老而且病只有此女孫昨日神仙遺藥一刀圭但須得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君若的欲娶此女但要得玉杵曰吾即與之亦不願其前時許人也其餘金帛無用航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待我取杵曰至莫更許他人嫗曰然航遂悵悵而去及抵京師但以杵曰爲念或子喧闐處高声訪問玉杵曰皆無影嚮衆號爲風狂如此月餘忽遇一貧王老翁曰近得虢州藥鋪卜老書言他

有玉杵要貨聞郎君懇求甚切吾當為書而薦導之航
媿謝珎重持書而去果獲玉杵曰遂持歸至藍橋昔日
姬家姬大笑曰有如此之信士吾豈愛惜一女子而不
醉其勞哉女微笑曰雖荷如此然更用搗藥百日方可
結姻姬于襟帶解藥令航搗之航晝搗而夜息夜則姬
收杵曰於內室航又聞杵声因窺之有玉兔持杵雪光
耀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百日足姬齎藥曰吾
入洞為裴郎具帷帳遂挈女行謂航曰但少畱此須更
車蓋來迎俄見大第錦綉帷帳珠翠耀目仙童侍女引
航入帳就礼訖航拜姬感謝乃引見諸親賓皆神仙中
人後有一女子髮髻衣霓裳稱是妻之姊航拜訖女曰

裴郎不憶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問左右言是小娘子之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已是高真爲玉皇女史姬遂遣航將妻入玉峰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瑤英之丹逍遙自在超爲上仙 正是

玉室丹書著姓

長生不老人家

藍橋記終

快嘴李翠蓮記

入話

出口成章不可輕

開言作對動人情

雖無子路才能智

單取人前一笑聲

此四句單道昔日東京有一員外姓張名俊家中頗有金銀所生二子長曰張虎次曰張狼大子已有妻室次子尙未婚配本處有个李吉員外所生一女小字翠蓮年方二八姿容出衆女紅針指書史百家無所不通只是口嘴快些凡向人前說成篇道成溜問一答十問十道百有詩爲證

問一答十古來難

問十答百豈非凡

能言快語真奇異 莫作尋常富等閑

話說本地有一王媽上與二邊說合門當戶對結爲姻眷
選擇吉日良時要親三日前李員外與媽上論議道女兒
諸般好了只是口快我和徐放心不下打緊他公上難理
會不比等閑的婆上又唬答人家又大伯上姆上手下許
多人如何是好婆上道我和你世道分付他一場只見翠
蓮走到爹媽面前觀見二親面面相憂愁雙眉不展就道
爺是天娘是地今朝與兒成婚配男成雙女成對大家
歡喜要吉利人人說道好女婿有財有寶又豪貴又聰
明又伶俐雙六象棋通六藝吟得詩做得對經商買賣
諸般會這們女婿要如何愁得苦水兒滴上地

員外與媽聽翠蓮說罷大怒曰因爲你口快如刀怕到人家多言多語失了禮節公婆入人不歡喜被人笑恥在此不樂叫你出來分付你少則聲顛到說出一篇來這个苦恁的好翠蓮道

爺開懷娘放意哥哥寬心嫂莫慮女兒不是誇伶俐從小生得有志氣紡得紗績得疋能裁能補能繡刺做得粗整得細三茶六飯一時備推得磨搗得碓受得辛苦吃得累燒賣匾食有何難三湯兩割我也會到晚來能仔細大門開了小門閉刷淨鍋兒掩廚櫃前后收拾自用意鋪了床伸開被點上灯請婆睡叫聲安置進房內如此伏侍二公婆他家有甚不歡喜爹娘且請放心寬捨

此之外直个屁

翠蓮說罷員外便起身去打媽上勸住叫道孩兒爹娘只因你口快了愁今番只是少說些古人云多言累所忌到人家只是謹慎言語千萬記着翠蓮曰曉得如今只閉着口兒罷媽上道隔壁張大公是老隣舍從小兒看你大你
可過去作別一聲員外道也是翠蓮便走將過去進得門
檻高聲便道

張公道張婆道兩個老的聽稟告明日寅時我上轎今朝特來說知道年老爹娘無倚靠早起晚些望顧照哥嫂倘有失禮處父母分上休計較待我滿月回門來親自上門叫聒噪

張大公道小娘子放心令尊與我是老兄弟當得早晚照
管令堂亦當着老妻過去陪伴不須掛意作別回家員外
與媽上道我兒可收拾早睡休明日須半夜起來打點翠
蓮便道

爹先睡娘先睡爹娘不比我班輩哥上嫂上相傍我前
后收拾自理會后生家熬夜有精神老人家熬了打盹
睡

翠蓮道罷爹媽大惱曰罷上說你不改了我兩口自去睡
也你與哥嫂自收拾早睡早起翠蓮見爹媽睡了連忙走
到哥嫂房門口高叫

哥上嫂上休推醉思量你們忒沒意我是你的親妹上

止有今晚在家中虧你兩口下着得諸般事兒都不理
關上房門便要睡嫂嫂你好不賢惠我在家不多時相
幫做些道怎地巴不得打發我出門你們兩口得零利
翠蓮道罷做哥嫂的便道你怎生還是這樣的有父母在
前我不好說你自先去安歇明日早起凡百事我自和
嫂嫂收拾打點翠蓮進房去睡兄嫂二人無多時前后俱
收拾停當一家都安歇了員外媽一覺睡醒便喚翠蓮
問道我兒不知甚麼時節了不知天晴天雨翠蓮便道
爹慢起娘慢起不知天晴是下雨更不聞雞不語街坊
寂靜無人語只听得隔壁白嫂起來磨豆腐對門黃公
春糕米若非四更時便是五更矣且待奴家先起燒火

劈柴打下水且把鍋兒刷洗起燒些腰湯洗一洗梳個頭兒光光地大家也是早起些娶親的若來慌了腿員外媽上并哥嫂一齊起來大怒曰這早晚東方將亮了還不梳粧完尚兀子調嘴弄舌翠蓮又道

爹休罵娘休罵着我房中巧粧盡鋪兩鬟黑似鴉調和脂粉把臉擦點朱唇將眉畫一對金環墜耳下金銀珠翠插滿頭寶石禁步身邊挂今日你們將我嫁想起爹娘撒不下細思乳哺養育恩淚珠兒滴湿了香羅帕猛听得外面人說話不由我不心中怕今朝是木好日頭只管都嚼上說甚麼

翠蓮道罷粧辦停當直來到父母根前說道

多拜稟娘拜稟蒸了饅頭索了粉菓盒餚饌件上整收拾停當慢上等着上打得五更緊我家雞兒叫得準送親從頭再去請姨娘不來不打緊舅母不來不打緊可耐姑娘沒道理說的話兒全不準昨日許我五更來今朝雞鳴不見影歇上進門沒得說實他个漏風的巴掌當邀請

員外與媽上敢怒而不敢言媽上道我兒你去叫你哥嫂及早起來前后打點娶親的將次來了翠蓮見說慌忙走去哥嫂房門口前叫曰

哥上嫂上你不小我今在家時候少等來也用起个早如何睡到天大曉前后門牕須開了點些臘燭香花草

裡外地下掃一掃娶親驕子將來了悞了時辰公婆惱
你兩口兒討分曉

哥嫂兩個忍氣吞聲前後俱收拾停當員外道我兒家堂
并祖宗面前可去拜一拜作別一聲我已點下香燭了趁
娶親的未來保你過門平安翠蓮見說拿了一炷走到家
堂面前一邊拜一邊道

家堂一家之主祖宗滿門先賢今朝我嫁未敢自專四
時八節不散香煙告知神聖萬望垂憐男婚女嫁理之
自然有吉有慶夫婦雙全無災無難永保百年如魚似
水勝蜜糖甜五男二女七子團圓二個女婿答禮通賢
五房媳婦孝順無邊孫男孫女代上相傳金珠無數米

麥成倉廩桑茂勝牛馬捱眉鷄鵝鴨鳥蒲蕩魚鮮丈夫
惧怕公婆愛憐妯娌和氣伯叔忻然奴僕敬重小姑有
緣不上三年之內死得一家乾淨家財都是我掌管那
時翠蓮快活幾年

翠蓮祝罷只听得門前鼓樂喧天笙歌聒耳娶親車馬來
到門首張宅先生念詩曰

高捲珠簾挂玉鉤

香車寶馬到門頭

花紅利市多上賞

富貴榮華過百秋

本員外便叫媽上將鈔來賞賜先生和媒媽上并車馬一
千人只見媽上拿出鈔來翠蓮接過手便道宰我分

爹不慣娘不慣哥上嫂上也不慣衆人都來面前站合

多合少等我散擡轎的合五貫先生媒人兩貫半收好
此休嚷亂吊下了時休埋怨這裡多得一貫文與你這
媒人婆買個燒餅到家哄你呆老漢

先生與轎夫一千人听了無不吃驚曰我們見千見萬不
曾見這樣口快的大家張口吐舌惡氣吞聲簇擁翠蓮上
轎一路上媒媽上分付小娘子你到公婆兩首千萬不要
開口不多時車馬一到張家前門歇下轎子先生念詩曰

鼓樂喧天响汴州

今朝織女配牽牛

本宅親人來接寶

添粧含飯古來畱

且說媒人婆拿着一碗飯叫道小娘子開口接飯只見翠
蓮在轎中大怒便道

老潑狗老潑狗交我開口又開口正是媒人之口無量
斗怎當你沒的番做有條又不曾吃早酒費舌費黃胡
張口方纔跟着轎子走分付交我休開口用能住轎到
門首如何又叫我開口莫怪我今罵得醜真是白面老
母狗

先生道新娘子息怒他是个媒人出言不可大甚自古新
人無有此等道理翠蓮便道

先生你是讀書人如何這等不聰明當言不言謂之訥
信這虔婆弄死人說我婆家多富貴有財有寶有金銀
殺牛宰馬做茶飯蘇木檀香做大門綾羅段疋無算數
猪羊牛馬趕成群富門與我冷飯吃這等富貴不如貧

可耐伊家忒恁村冷飯將來與我吞若不看我公婆面
打得你眼里鬼火生

翠蓮說罷惱得那媒婆一點酒也沒一道烟先進去了也
不管他下轎也不管他拜堂本宅衆親簇擁新人到了堂
前朝西立定先生曰請新人轉身向東今日福祿喜神在
東翠蓮便道

纔向西來又向東休將新婦便牽籠轉來轉去無定相
惱得心頭火氣冲不知那个是媽上不知那个是公上
諸親九眷鬧叢上姑娘小叔亂哄上紅紙牌兒在當中
點着幾對滿堂紅我家公婆又未死如何點着隨身灯
張員外與媽上听的大怒曰當初只說要選良善人家女

子誰想要這不沒規矩沒家法長舌頑皮村婦誚親九眷
面上相覩無不失驚先生曰人家孩兒在家中慣了今日
初來須慢上的調理他且請拜香茶拜諸親合家大小俱
相見畢先生念詩賦請新人入房坐床撒帳

新人那步過高堂

神女仙郎入洞房

花紅利市多上賞

五方撒帳感陰陽

張狼在前翠蓮在后先生捧着五谷隨進房中新人坐床
先生拿起五谷念道

撒帳東簾幕深圍燭影紅佳氣鬱葱長不散壽堂

日日是春風

撒帳西錦帶流蘇四角垂揭開便見姮娥面輪却

仙郎捉帶枝

撒帳南好合情懷樂且耽涼月好風庭戶幾雙

綳帶佩宜男

撒帳北津上一點眉間色芙蓉帳暖度春宵月娥

苦邀蟾宮客

撒帳上交頸上喜喜成兩上從今好夢叶維熊行見

鑽珠來入掌

撒帳中一雙月裡玉芙蓉恍若今宵遇神女紅雲

簇擁下巫峰

撒帳下見說黃金光照社今宵吉夢便相隨來歲

生男足聲價

撒帳前沉非霧亦非烟香裡金乳相隱映文蕭
金遇彩鸞仙

撒帳後夫婦和諧長保守從來夫唱婦相隨莫作
河東獅子吼

說那先生撒帳未完只見翠蓮跳起身來摸着一條麵杖
將先生夾腰兩麵杖便罵道你娘的臭屁你家老婆便是
河東獅子一頓直趕出房門外去道

撒甚帳撒甚帳東邊撒了西邊樣豈兒米麥滿床上仔
細思量像甚樣公婆性兒又莽撞只道新婦不打當丈
夫若是假乖張又道娘子垃圾相你可急走出門饒
你幾下捍麵杖

那先生被打自出門去了張狼大怒曰千不幸萬不幸娶了這個村姑兒撒帳之事古來有之翠蓮便道

丈夫丈夫你休氣听奴說得是不是多想那人沒好氣故將草蓆撒滿地到不叫人掃出去反說奴家不賢惠若還惱了我心兒連你一頓赶出去閉了門獨自睡晏起早眠隨心意阿彌陀佛念幾聲耳伴清寧到零利

張狼也無可奈何只得出去烹筵勸酒至晚席散衆親都去了翠蓮坐在房中自思道少刻丈夫進房來必定手之舞之的我須做个準備起身除了首飾脫了衣服上得床將一條綿被裹得緊上地自睡了且說張狼進得房就脫衣服正要上床被翠蓮喝一聲便道

堪笑喬才你好差端的是个野庄家你是男兒我是女
爾自爾來咱自咱你道我是你媳婦莫言就是你渾家
那个媒人那个主行甚麼財禮下甚麼茶多少豬羊雞
鶩酒甚麼花紅到我家多少寶石金頭面幾疋綾羅幾
疋紗縐纓冠釵有幾付將甚麼插戴我奴家黃昏半夜三
更鼓來我床前做甚麼及早出去連忙走你要惱了我
們家若是惱咱性兒起揪住耳朵採頭髮扯破了衣裳
抓碎了臉漏風的巴掌順臉括扯碎了綢巾你休要恠
擒了你四鄰怨不得咱這裡不是烟花巷又不是小娘
兒家不啻三七十二一我一頓拳頭打得你滿地臥
那張狼兒妻子說這一篇金不敢近前聲也不則遠地

坐在半邊將近三更時分且說翠蓮自思我今嫁了他家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今晚若不與丈夫同睡明日公婆若知必然要恠罷上叫上床睡罷便道

痴喬才休推醉過來與我一床睡近前來分付你叉手跪着莫弄嘴除綢巾摘頭巾靴襪布衫收拾起闌了門下慢子添些油在晏燈臺上床來悄上地同效鴛鴦偕連理休則聲慎言語兩聲雲消脚后睡更着脚牽着腿合着眼兒閉着嘴若還醒着我些兒那時你就是个死說那張狼果然一夜不敢別聲睡至天明婆上叫言張狼你可交娘子早起些梳粧外面收拾翠蓮便道

不要慌不要忙等我換了舊衣裳來自菜園自置各樣

果子各樣粧肉自肉半自全莫把鮮魚攪白腸酒自酒
湯自湯醃雞不要混臘俸日下天色且是涼便放五日
也不妨待我留此整齊的三朝點茶請姨娘媳然親戚
吃不了剩與公婆慢喫

婆上聽得半晌無言欲待要罵恐怕人知笑話只得忍氣
吞聲耐到第三日親家母來完飯兩親相見畢婆上耐不
過從頭將打先生罵媒人觸夫主毀公婆一一告訴一遍
李媽上聽得羞慚無地徑到女兒房中對翠蓮道你在家
中我怎生分付你來交你到人家休要多言多語全不聽
我今朝方纔三日光景適間婆上說你許多不是使我惶
恐千萬無言可答翠蓮道

母親你且休炒鬧聽我一細稟告女兒不是材天樂
有些話你不知道三日媳婦要上灶說起之時被人笑
兩碗稀粥把盞醺吃飯無茶將水泡今日親家初走到
就把話兒來訴告不問青紅與白是一迷將奴胡廝鬧
婆上性兒忒急燥說的話兒不大妙我的心性也不弱
不要着了我國套尋條繩兒只一吊這條性命問他要
媽上見說又不好罵得茶也不吃酒也不嘗別了親家上
轎回家去了再說張虎在家叫道成甚人家當初只說娶
个良善女子不想討了个丑量店中過賣衆家終朝四言
八句弄嘴弄舌成何以看翠蓮聞說便道

大伯說話不知禮我又不會惹着你頂天立地男子漢

罵我是不過賣嘴

張虎便叫張狼道你不聞古人云教婦初來雖然不致乎打他也須早晚訓誨再不然去告訴他那老虔婆知道翠蓮就道

阿伯三个鼻子管不曾捻着你的碗媳婦雖是話兒多自有丈夫與婆上親家不曾惹着你如何罵他老虔婆等我滿月回門去到家告訴我哥上我哥性兒烈如火那時交你認得我巴掌拳頭一齊上着你早地烏龜沒處躲

張虎聽了大怒就去扯住張狼要打只見張虎的妻子施氏跑將出來道各人妻小各自管干你甚事自古道好鞋不

賈母連便道

姆休得要惹禍這樣爲人做不過謹自伯上和我嚷
你又走來添些言自古妻賢夫禍少做出事比天來大
快上夾了里面去窩風所在坐一坐阿姆我又不惹你
如何將我比臭污左右百歲也要死和你兩個做一做
我若有些長和短閻羅殿前也不放過

女兒听得來到母親房中說道你是婆上如何不管儘着
他放潑相其模樣被人家笑話翠蓮見姑娘與婆上說就
道

小姑你好不賢良使去房中呌謫娘若是婆上打殺我
活捉你去見閻王我爺平素性兒強不和你們善商量

和尙道士一百个七日七夜做道場沙板棺材羅木底
公婆與我燒錢紙小姑姆上戴蓋頭伯上替我做孝子
諸親九眷擡靈車出了殯兒從新起大小衙門齊下狀
拿着銀子無處使託你家財萬貫弄得你錢也無來
人也死

張媽上听得走出來道早是你纔來得三日的媳婦若做
了二三年媳婦我一家大小俱不要開口了翠蓮便道
婆上休得要水性做大不尊小不敬小姑不要忒僥倖
母親面前少言論此三輕事重報老鸞听得便就信言
三語四把舌傷說的話兒不中听我若有些長和短不
怕婆上不償命

媽上听了徑到房中對員外道你看那新媳婦口快如刀
一家大小逐个上都傷過你是個阿公便叫將出來說他
幾句怕甚麼員外道我是他公上怎麼好說他也罷待我
問他討茶吃且看怎的媽上道他見你一定不敢調嘴只
見員外分付交張狼娘子燒中茶吃那翠蓮听得公上討
茶慌忙走到厨下刷洗鍋兒煎滾了茶復到房中打點各
樣果子泡了一盤茶托至堂前擺下椅子走到公婆面前
道請公上婆上堂前吃茶又到姆上房中道請伯上姆上
堂前吃茶員外道你們只說新媳婦口快如今我喚他却
怎地又不敢說甚麼媽上道這番只是你使喚他便了少
刻一家兒俱到堂前分大小坐下只見翠蓮捧着一盤茶

口中道

公吃茶婆吃茶伯上姆上來吃茶姑娘小叔若要吃龜
上兩碗自去拿兩個拿着慢上走泡了手時哭啼上此
茶喚作阿婆茶名實雖村趣味佳兩個初煨黃粟子半
抄新炒白芝蔴江南橄欖連皮核塞北胡桃去殼粗二
位大人慢上吃休得壞了你們牙

員外見說大怒曰女人家須要溫柔穩重說話安詳乃是
做媳婦的道理那會見這樣長舌婦人翠蓮應曰

公是大婆是大伯上姆上且坐下兩個老的休得罵且
听媳婦來稟話你兒媳婦也不村你兒媳婦也不詐從
小生來性剛直說兒說了必無掛公婆不必苦憎嫌十

分不然休了罷也不愁也不怕搭上鳳子回去罷也不
招也不嫁不搽胭脂不粧畫上下穿件縞素衣侍奉雙
親過了罷記得幾个古賢人張良蒯文通說話陸賈蕭
何快調文子建楊脩也不亞張儀蘇秦說六國吳吳晉
仲說五霸六計陳平李左車十二于羅斧子夏這些古
人能說話齊家治國平天下公上要奴不說話將我口
兒縫住罷

張員外道罷上這樣媳婦久后必被敗壞門風估辱上祖
便叫張狼曰孩兒你將妻子休了罷我別替你娶一个小
的張狼口雖應承心有不捨之意張虎并妻俱勸員外道
且從容教訓翠蓮听得便曰

公休能婆休想伯七姆七都休勸丈夫不必苦留恋大
家各自尋方便快寫紙墨和筆硯寫了休書隨我便不
會毆公婆不會罵親眷不會欺丈夫不會打良善不會
走東家不會西隣串不會偷人財不會被人騙不會說
張三不與李四亂不盜不妬與不淫身無惡疾能書算
親操井口與炮厨紡織桑麻拈針線今朝隨你寫休書
搬去粧奩莫要怨手印縫中七人字永不相逢不見面
恩愛絕情意斷多寫幾个弘誓願鬼門關上若相逢別
轉了臉兒不厮見

張狼因父母做主只得含淚寫了休書兩邊搭了手印隨
即討乘轎子交人擡了嫁裝將翠蓮并休書送至李員外

家父母并兄嫂都埋怨翠蓮嘴快的不是翠蓮道

爹休嚷娘休嚷哥嫂也休嚷奴不是自誇與從小生來志氣廣今日離了他門兒是非曲直俱休講不是奴家牙齒痒挑挑刺繡紡大裁小剪我都會漿洗縫聯不說說擗柴挑水與炮厨就有蚕兒也會養我今年小正當時眼明手快精神爽若有閒人把眼觀就是巴掌臉上响

李員外和媽道罷我兩口也老了管你不得口怕有些一差二誤被人取笑可憐可憐翠蓮便道

孩兒生得命里孤嫁了無知村丈夫公婆利害由自可怎當姆與姑我若累得開口便去搬搬與舅姑

且是罵人不吐核動脚動手便來搗生出許多情切話
就罵離誓休了奴止望家園自在豈料爹娘也恠吾
夫家娘家着不得刺了頭髮做師姑身披直裰挂蒲盧
手中拿个大木魚白日沿門化飯吃黃昏寺裏念佛
祖念南無吃齋把素用工夫頭兒剃得光地那个不
叫一聲小師姑

說罷樹下濃粧換了一套綿布衣服向父母前含羞闕信
拜別轉身向哥嫂也別了哥嫂曰你既要出家我二人送
你到前街明音寺去翠蓮便道

哥嫂休送我自去去了你們得伶俐曾見古人說得好
此處不留有宿處離了俗家門便把頭來剃是處便為

家何但明音寺散且又逍遙却不到伶俐

不恋榮華富貴

一心情愿出家

身披一領錦袈裟

常把數珠懸掛

每日持齋把素

終朝酌水獻花

縱然不做得菩薩

脩得个小佛兒也罷

新編小說快嘴媳婦李翠蓮記終

洛陽三恠記

盡日尋春不見春 杖梨槩破領頭雲 歸來點檢梅稍看
春在枝頭已十分

這四句探春詩是張元所作東坡先生有一首探春詞名柳梢
青却又好詞曰 昨日出東城試探春墻頭紅杏暗如傾檻內
群芳芽未吐草已回春綺陌歛香塵點雲瀉前村東君着意
不辭辛料想風光到處吹綻梅英

這一年四季無過是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
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暄天色冷謂之料峭騎的
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香徑地下飛起土

來謂之香塵應干草正發葉花生芽並謂之春信春忒然好有
首詞曰 韶光淡蕩淑景融和小桃深粧臉妖嬈嫩柳裊宮腰

膩百嚙黃鸝驚回午夢數聲鶯燕說尽春愁日舒遲燭深鴛
黃水渺菱粉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陰

春景果然是好到春來則那府州縣道村鄉鎮市都有遊翫去
處且說西京河南府又名洛陽這西京有一縣喚做壽安縣在
西京羅城外縣內有一座山喚做壽安山其中有萬種名花異
草今時臨安府官巷口花市喚做壽安坊便是這箇故事西京
城官員士庶人家都愛栽種名本曾有詩道

滿路公卿宰相家 收藏桃李壯芳芽 年年三月凭高望

不見人家只見花

西京定鼎門外壽安縣路上有一座名園喚做會節園甚次第
但見 朱欄圍翠玉寶檻嵌奇珍紅花共麗日爭輝翠柳與晴
天開碧粧起秋迺架綵結筵毬門流盃亭側水彎環賞月臺
前花屈曲幾竿翠竹如龍遶就太湖山數簇香松似鳳樓臺
側畔楊花舞簾幕中間燕子飛

每遇到春三二月間傾城都去這園裏賞翫說這河南府章臺
街上有箇開金銀舖潘小員外叫名潘松時遇清明節因見一
城人都出去郊外賞花遊翫告父母也去遊翫先到定鼎門裏
尋相識的翁三郎當時那潘松來到翁三郎門首便問三郎在

家底只見其妻相見道拙夫今日清明節去門外會節園看花却也去不多時若是小員外行得快便也赶得上潘松听得說獨自行出定鼎門外迤逦行到這會節園時正是

乍雨乍晴天氣不寒不煖風和盈盈嫩綠有如剪就薄薄香羅裊裊輕紅不若裁成鮮鮮蜀錦弄舌黃鸝穿透奔尋香粉蝶透雕欄

這潘松尋不着第三郎獨自遊玩待要歸去割捨不得於路上景致看着那青山似畫綠水如抽行到好觀看處不覺步入一條小路獨行半畝田地這條路遊人希少正行之間听得後面有人叫小員外回轉看時只見路停高柳樹下立着箇婆子看

這婆婆時生得鷄皮滿休鶴髮盈頭眼昏似秋水微津体弱如
九秋霜後菊渾如三月盡頭花好豈更風裏燭潘松道素昧平
生不識婆婆真姓氏婆婆道小負外老身便是媽媽的姐姐潘松
沉思半晌道我也曾聽得說有箇姨姨便是小子也疑道婆婆
面兒與家間媽媽相似婆婆道好幾年不見你到我家吃茶潘
松道甚荷姨婆見愛即時引到一條崎嶇小徑過一條獨木危
橋却到一箇去處婆婆把門推開是箇人家隨着那婆婆入去
着眼四下看時元來是一座崩敗花園但見

亭臺倒塌欄檻斜傾不知何代浪遊園想是昔時歌舞地風
亭弊陋惟存荒草綠萋萋月樹崩摧四面野花紅拂拂嚙啼

三
三
綠柳睡不逢人魚戲清波自恨終朝無食餌秋來滿地堆黃
葉春去無人掃落花

這婆婆引到亭上請坐等我入去報娘娘知我便出來入去不
多時只見假山背後兩箇青衣女童來道娘娘有請道潘松道
有甚店娘娘只見上首一箇青衣女童認得這潘松失驚道小
員外如何在這裏潘松也認得青衣女童是鄰舍王家女兒叫
做王春春數日前時病死了潘松道春春你如何在這裏春春
道一言難盡小員外你可急急走去這裏不是人的去處你快
去休走得遲便壞你性命當時潘松唬得一似分開八片頂陽
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潘松慌忙奔走出那花園門來過了獨

曾大略來道慚慚愧愧却繞道花園不知是誰家的
死了的人却誑裏白日見鬼迤邐取路而歸只見

一家村酒店但見 傍村酒店幾多年 遍野桑麻在
地邊 白板燒鋪邀客坐 柴門多用棘針編 暖煙灶前煨

麥蜀 牛屎泥牆盡醉仙

潘松走到酒店門前只見店里走出一人却是旧結交的天應
觀道士徐守真問道師兄如何在此守真道往會節園看花方
回潘松道小子適來逢一件怪事幾乎壞了性命把那前事對
徐守真說了一遍守真道我行天心正法專一要捉邪祟若與
吾弟同行看甚的鬼魅敢來相侵二人飲酒畢同出酒店正行

之次潘松道師兄你見不見■着矮牆上道兩箇白鷓子在瓦
上厮啄一箇走入瓦縫里去你看我捉這白鷓子方纔擡起手
來只見被人一掀掀入牆里去却又又是前番撞見婆子的去處
守真在前走回頭不見了人只道又有朋友邀去了自歸不在
話下且說潘松在亭子上坐地婆子道先時好意相留如何便
走我有些好話共你說且在亭子上相等我便來潘松心下思
量自道不方再行前計只見婆子行得數步再走回來適來娘
娘相請小負外便走去了到恠我你若再走却不利害只見婆
子取一箇大鷄籠把小員外罩住把衣帶結三箇結吹口氣在
鷄籠上自去了潘松攔推不動用手尽平日氣力也却推不動

不多時只見婆子同女童來道小員外在那里婆子道在客位里等待潘松在鷄籠里所得道這箇好客位里等待只見婆子解了衣帶結用指挑起鷄籠青衣女童上下手一挽挽住小員外時撮將去到一箇去處只見

金丁朱戶碧瓦盈簷四邊紅粉泥牆兩下雕欄玉砌宛若神仙之府有如王者之宮

那婆子引入去只見一箇着白的婦人出來迎接小員外着眼看人生得綠雲堆髻白雪凝膚眼描秋月之眉拂青山之黛花萼淡粧紅臉櫻珠輕點絳唇步鞋襯小小金蓮十指露尖尖春筍若非洛補神仙女必是蓬萊閨苑人

那婆子引那婦女與潘松相見罷分賓主坐定交兩箇青衣安排酒來但見 廣設金盤 祖鋪陳玉盞金甌獸炉內高焚龍涎盞面上波浮綠醖透間推列無非是異菓蟠桃席上珍羞盡捲是龍肝鳳髓

那青衣童女行酒斟過酒來飲得一盞潘松始問娘娘姓氏只听得外面走將一箇人入來看那人時生得面色深如重棗眼中光射流星身披烈火紅袍手執方天屈戟

那今箇怒氣盈面道娘娘又共甚人在此飲宴又是白聖母引惹來的不要帶累我便當時娘娘把身迎接他潘松失聲問娘娘來者何人娘娘道他喚做赤土大王相揖了同坐飲酒少時

作辭去了。娘娘道：「婆婆費心力，請得潘松到此，今夜與奴做夫妻，」讒得小員外不敢舉頭，也不由潘松扯了手，便走兩箇便見。共入蘭房，同歸牀帳，寶香消繡幕，低垂玉體，共香衾，偎煖，揭起紅綾被，一陣粉花香，掇起琵琶腿，慢慢結，外央三次親唇，情越盛，一陣疎麻體覺寒。

二人雲雨，潘松終猜疑，不樂纏綿。到三更已後，只見娘娘撲身起來，出去。小員外根底立着王春，春悄悄地與小員外道：「我交你走了，却如何又在這里？你且去看那件事，引着小員外躡足行來，看時見柱子上縛着一人，婆子把刀劈開了，那人冒取出心肝來。潘松看見了，謊得毫不附體，問春春道：「這人為何春春

說道這人數日前時被這運變迷將來也和小負外一般排筵會也共娘娘做夫妻數日間又別迷得人却把這人壞了潘松听得兩腿不搖身自動却是怎生奈何說由未了娘娘入來了潘松推瞞着少間婆婆也入來看見小負外睡着妻子將那心肝兩箇斟下酒那妻子吃了自去娘娘覺得醉了便上床去睡着只見春春躡腳來床前招起潘松來道只有一条路我交你走着出得去時對與我娘說听多做些功德救度我你記這座花園喚做劉平事花園無人到此那着白的娘娘喚做王莖娘娘那日間來的紅袍大漢喚做赤土大王這妻子喚做白聖母這三箇不知壞了多少人性命我如今放你出去你便去房里

床頭邊有箇大窟籠你且不得怕便下那窟籠里去有路口
行行盡處却尋路歸去娘娘將次覓來你急急走潘松謝了王
春春去床頭看時果然有箇大窟籠小真外荒忙下去約行半
里田地出得路口時只見天色漸晚但見

薄霧朦朧四野殘雲掩映荒郊江天晚色微分海角殘星尚
照牧牛兒未起採桑女由眠小寺內鐘鼓初敲高檐外猿聲
怎息正是大海波中紅日出世間吹起利名心

潘松出得穴來沿路上問採樵人尋路歸去遠遠地却望見一
座廟宇但見 朱欄臨綠水碧澗跨紅橋依稀觀宇殿鬼鬼仿
佛見威儀凜凜廟門開處層層冷霧單祠堂廡幕中間念念

黑雲光聖像殿後簷松蟠巖獸階前古檜似龍蛇

行進數步只見燈火燦爛一簇人鬧鬧炒炒潘松移身去看時只見廟中黃羅帳內泥金塑就五彩座成中間里坐着赤土大王上首王蕊娘娘下首坐地着白聖母都是夜來見的三箇人驚得小負外手足無措問衆人時元來是清明節當坊境人春賽在這廟中燒紙酌獻小負外走出廟來急尋歸路來到家中見了父母備說昨夜的事大負外道世上有這般作怪父子二人即時同去天應觀見徐守真潘松說與師兄在酒店里相會出來被婁子攝入花園里去把那取人心肝吃酒的事歷歷說了一遍不是王春春交我走歸幾乎不得相見徐道士見說即

時登壇作法將丈二黃絹書一道大符口中念念有詞把符一
燒燒過了吹將起來移時之間就壇前起一陣大風怎見得那
風風來穿陋巷透王宮喜則吹花謝柳怒則折木摧松春來
鮮凍秋謝梧桐雕河邊漢主赤壁走曹公解得南華天意通
何勞宋王辦雌雄

那陣風過處見箇黃袍堯巾力士前來云潘松該命中有七七
四十九日灾厄如此等妖怪未可勦徐守真向大真外道令嗣
有七七四十九日灾厄只可留在弊觀躲灾大真外謝了徐守
真自歸小真外在觀中住了一月有餘忽一日行到魚池邊釣
魚放下鉤子只見水面開處一箇婆子咬着釣魚釣得潘松

去下釣竿大叫一聲倒地而死急忙救起半餉重甦令人便去請將大負外來徐守真向大負外道要捉此妖恠除是請公師父蔣真人下山大負外問這蔣真人却在何處徐守真道見在中岳嵩山脩行大負外道敢煩先生親自請蔣真人來捉此妖恠徐守真相別了就行且說小負外同爹婦到家里只是開眼便見白聖母在書院里面忽一日潘松在門前立地只見那婁子道娘娘交我來請你正說之間却遇着徐守真請蔣真人來到潘真外門前却被蔣真人鎮威一喝唬得那婁子抱頭鼠竄化一陣冷風不見了徐守真令潘松參拜了蔣真人救你一命大負外即時請蔣真人符相見叙禮畢安排飯食不在話下那

將真人道今夜三更三点先 這白聖母天色漸晚但見

金烏西墜玉兔東生滿空 霧照平川幾縷殘霞生遠漢漁

父負魚歸竹徑牧童同犢返孤村

當夜三更前後將真人作罷法念了咒語兩員神將驅提白聖
母來將真人交擡過鷄籠來把婆子一罩住四下用索圍着將
真人喝聲放火燒移之時婆子不見了只見一箇炙乾鷄在籠
裡 天曉將真人道今卓午時劉平事花園里去斷除那兩
箇妖怪到得日中四人同行到花園門首將真人道交徐守真
將一道靈符將兩枚大丁就花園門首地上便釘將下去只見
起一陣大風風過處覓四員神將出現但見 黃羅抹額汚駝

皂羅袍光袖綉團花黃金甲束身微窄地劍橫秋水靴踏後
貓上通碧漢之間下徹九幽之地業老作過白海波水底摘
來邪祟為妖入洞穴中捉出六丁壇半權為符吏之名玉帝
階前走天丁名號搜捉山前為恠鬼捫會乾坤下二神
四員神將領了法旨去不復時就花園內起一陣風但見
无形无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風過處只听得豁辣辣一声响亮從花園裡神將驅將兩箇為
禍的妖恠素蔣真人道與 打殺立交現形神將那時就壇前
打杀一条赤斑蛇一箇白貓兒元來白聖母是箇白鷄精赤土

大王是条赤斑蛇王蓋娘娘是箇白貓精神將打死了妖怪一
陣風自去了潘員外拜謝了將真人徐守真自去了話名叫做
洛陽三怪記

洛陽三怪記卷終